

程

玉磴集卷之三

與張杞園書

壽光安致遠翻子撰



弟歲前病中作得文字數首其一爲馮公傳臨
胸令業爲評閱而李將軍傳方脫彙敬以呈正
將軍全青之功甚鉅而通志竟軼其名幸一二
故老猶有存者弟細爲詢訪一八十歲老人歷
言其全青始末極詳此亦何減古名將恨才力
單弱無孟堅蔚宗之筆一爲表揚以有傳於後

據事草創。厯成篇幅。使後之修郡乘者。節錄數言。以存其人。此公地下有知。亦可以伸眉于九原。而使人知吾青尙有不背德不沒善之士。足以爲後來忠義者勸也。又崇禎壬午之變。吾青仗節死義。不少其人。連日頗得郡邑志讀之。遂盡泯歿其事。可歎也。無論甲申以前。我朝與故明爲敵國。理不當諱。卽至乙酉以後。南都及閩浙楚粵。死難諸君子。作者何嘗不詳書其事。國家何嘗不褒錄其人。而遷就隱諱。致忠臣義士。竟不得傳其姓字于桑梓之鄉。此尤當撫膺而流涕者也。憶甲乙之際。弟年十有五歲。禍亂是所親經。至今執筆爲文。傷心慘目之故。每每擗管駢集。觸緒縷陳。生當不諱之。朝追述前代之變復。何嫌何疑。而顧忌若此哉。弟三歲時。卽抱負以避靖南王孔姓之難。晚有詩云。生逢離亂日。老遇太平時。可謂實錄。但今衰病已極。無復世懷。而乃執三寸管。欲噓枯吹生。活陳人于紙上。其事極可笑。而其情極可憫。多見其不

三石齋集卷三
二
知量耳。非尊兄前何以發弟之狂言乎。二月初十日致遠白。

淡淡序來覺。平日尋常往復皆成佳話。寒夜讀之不禁老淚漬帟。

馮公家傳

馮公治運字肖峯。壽光之西。馮社人。父曰髦。字少峯。其先世有曰埒者。以詞賦舉進士。仕元至山東淮南行省叅議。公其後也。公生七歲而孤。事母至孝。母歿。毀瘠幾不勝喪。既葬。省墓。至城西南隅。夜中螢火熠熠。競飛。公兄弟各以手掬之。公所得者。獨化爲紫金粒。其大如菽。赤光絢目。人驚以爲純孝所感。公亦甚寶惜之。盛以瑀盒。藉以文錦。薰以名香。置曲室。凡案上。自此家

道日漸豐隆。歲歲粥財江淮間。其息十倍。遂至鉅萬。居常誦馬伏波之言曰。積財不能施賑。直守錢奴耳。歲饑。出粟千百石以食飢者。里人逋賦數百。公一一皆爲代輸。已卯濟南陷。邑令劉公昇。祚。鬻邑城。公首助千金。是歲以兵興。運米丁河。有于少坡者。遺水脚銀三百兩於舟中。家人徐文鳳得之。少坡以遺失官物。倉皇覓死。公以原金畀之。而不受其謝。劉公亦雅重公。于堂東特設一幄。待公以賓禮。曲直有不得其平者。

時一問公。無不立剖其隆禮如此。公性剛直。無所懾。明末多妖祟。公嘗遊禹穴。同行者白晝爲鬼所攝。公曰。吾與若貿易數千里外。汝輩猙獰。乃爾。獨不虞爲我累乎。因叱之立解散。邑有妖狐。衣褐衣。高冠岌岌。與士大夫接待。獨不敢見公。曰。馮公正人也。吾畏之。邑令李公耿。以公篤行者德。轉申撫軍。疏于朝。給賜八品冠帶。公亦思一用其所長。而亂作矣。壬午冬。邑城夜陷。公墜堞折脛。匿城隅橋下。諸騎牽持老幼。纍纍責。

金帛無者立刃之。公蒲服出跪血泊中曰若等皆寡人枉殺何益我乃多金諸騎喜乃令二人舁公隨之入發窖得藏鎰萬計人人皆滿意去而卓旗於門戒遊兵勿入公宅所活凡數百人公亦得全以老壽終於家公歿後而金粒唧唧有聲家人啓視之仍化爲螢飛去舊業亦漸陵替矣。至今邑人稱長者必曰馮公馮公云可不謂之富而好行其德者耶予故撫其事而爲之傳以不沒其實云

論曰予嘗讀諸傳記至忠孝兩錢及銀樹結實事頗疑其誕而不經若馮氏之金粒又何以稱焉。豈至孝冥通理或有然歟。予親見其孫渤言其少時東萊一縉紳扁其室曰紫金軒則其事信矣。乃其施賑動以千萬計又何其偉也。當壬午城陷屠僇不遺嬰孺公發其私藏乞數百人命于。之時迄今過公之故居未嘗不歎息流涕于斯人也。嗟乎如公者安可使之溷沒無傳哉。同邑拙石老人安致遠撰

五石齋集卷三
五
金粒之說豈其白爲神耶余意肖峯長者應不作誑語也精誠之極上通於天事固有之若其行文甚潔甚老得廬陵遺意他人作此便落小說家伎倆矣

益都孫文定公爲諸生時凌晨入學舍有玄狐衝門而出登庭樹之顛不眴眼而沒及拂几研得金未二枚至今寶藏於家金豆山房卽其處也然後知有此異徵不富卽貴矣

蔡漫夫傳

予交濰陽蔡漫夫始于甲午秋今年己卯孟夏而漫夫卒年八十有二距甲午四十五年于是與君交終矣予與君選拔入太學是歲同舉者百二十餘人惟長山劉君果庵及君與予三人夔若兄弟二君以德量重予性卞急又被酒跌宕然始終相好無間也君讀書有靜力家貧不能得書每借讀必闔戶節錄抄竟卽終身記憶不忘又精於六書之學辨其聲音考其邊傍正

其謬誤遇有所質問。君以掌作紙。以指代筆。曰某波磔當如此書。平仄當如此諧也。君又好作小楷。予與行燕市。見蔡君謨真書墨刻一帙。急購之。曰此與我姓名同。伏習幾至亂真。間爲詩。詩亦不漫作。其秋日見懷有四壁書燈千里雁。五更風雨萬家雞之句。時輩皆以爲警策。君子讀書外不甚解人間事。然氣度簡遠。與物無傷。予與偕宿濟南旅舍。君與一友人同寢。君僕偶有觸忤。友人投枕起。捶牀怒詈。君帖帖然臥。若

爲弗聞也者。晨起共盥餐。亦無忤色。予又與君行河間道中。一貴人從者鞭君僕。衆皆怒擁君。而前君曰。我向若當作何說。趨起面頰而退。曰。生來不能與人角口語也。君之坦懷有如此。君雅操有常。生平好着烏白氈帽。皂布雲頭履。五十年不易其式。有田百畷。苦窪瘠。所入不足以供饘粥。非授徒卽出遊。值秋日滌場後。卽跨露骨驢。隨一老僕。得得然求餉于故人。有無亦不以屑意。一日大雪中。以稅急求援。予立命兒子

質羊裘付之。君亦不爲媿荷。又一日將遠遊。不持一文。向予覓百錢。不獲。亦不強索而去。君去。予家百里。遇有緩急。卽摺紙作二寸牘。來告匱。囊粟百鎰。君不以爲數。予亦不以爲煩也。君之率素。又如此。去年春。君八十。又一矣。驅車至予。晚讀堂。讀予所作蟹音曰達哉。亦太早計。老夫尙可三四年活。今年又兩遣使抵予舍。皆有所需。而予以頻年囊澁。不能副君之急。不兩月而訃音至矣。傷哉。吾友也。宇宙至曠。知己無多。果

庵以數年前物故。今君又以大耋終。所謂百二十人者。今尙不知餘幾。茫茫逝波。今古難停。吾三人與百二十人者。不過逝波中之一芥浮漚耳。又烏容計較于其間哉。獨是予與君交最密。又最久。君之著述。不見於世。姓名不大顯于人。間若其思緯精。意趣高。寄求之交遊。少有倫比。故于君之歿也。爲之序述如此。以誌昔者之慨焉。君晚有一子。名貽甄。能文章。方以童子試。府縣皆剋其曹。偶以第二人補博士弟子員。君

寄予札曰豚兒已青其衿老醋袋心事已畢君亦可無憾于九原云君諱宗襄世爲萊濰之辛東村人

平平說來鬚眉欲動矜張之語叫號之氣總不犯其筆端

盧孝子傳

孝子名好誠世爲壽光南十里之馬疇人後其祖徙居吾邨其父有瘠田三四畝椎朴力農不識字孝子生三歲失其生母父繼娶母生兩男子而妬孝子日甚數歲時嚴冬衣以敗絮夏則裸而作苦赤日中經歲跣足拾薪茨於野又不令飽食寄居吾家廡下予妻李孺人憐其飢餓常以粥飯餅餌啖之其繼母遇見則怒目疾詈曰若纔飽餐出卽乞食他家耶人以其枵腹問

曰是兒直腸隨食隨消耳。適譌言雞有枝爪，食之殺人。一時宰割殆盡，俱棄埋溝壑間。其繼母有伏雌二，盡烹之以啖孝子。劣得一飽，固衍然無恙也。以是益恨孝子。繼而孝子娶婦，又虐使其婦。狃語哮聲，鄰舍爲之塞耳。後其父亡，母寡居。兩子又穉弱，孝子亦漸長成，有子女。其妻不無介介。孝子曰：婦乃與姑，記嫌耶？慎勿復爾。而繼母所生兩幼弟，令入鄉塾讀蒙書，又爲之拮据完娶。繼母死，殯葬一如禮。鄉人皆以爲難。孝

子貌瘦寢而頰色無鬚，行常偃僂，然疎於財，遇人有緩急，卽傾囊，無愒色。又雅好爲人居間排解，每端拱俯首咽而後言。侃侃皆中款會，人皆悅服。鄉里又稱爲盧善人。有子忠，酣於酒，人僉謂善人家聲墮矣。及善人死而忠更戒飲，折節其家，更裕於父在日。識者於是知天恩焉。予名之爲孝子，蓋表其大者。孝子死，其子爲作佛事。予慕孝子德，爲之飯僧云。

朴直簡潔，純是史遷筆法。

鄭烈女傳

烈女名八姐爲壽光之濁北里人父名鄭香遠
女生而明慧端方不苟言笑自週歲時卽許字
於楊應聘之子三偉爲妻應聘早亡三偉與孀
母煢煢相依生計轉窘女與三偉同歲生年皆
十六歲議婚有日矣而三偉不幸以疾殞女聞
之卽取婿家結褵一綾悅繫臂上晝夜痛哭以
死自誓母防護甚嚴不得死乃好語謂其母曰
阿母但許見往楊郎柩前一奠以伸十六年許

字之情兒亦可以不死。母知其意欲畢命於夫家。不聽往。女又好語。謂其母曰。婦所以奉舅姑也。舅與楊郎已矣。尙有其寡母在。得吾姑至。一見。稍語家常。兒從此亦可以不死。母遣人邀其姑。至卽抱持痛哭絕。而復甦。曰。姑老年。夫與子皆亡。孤身何所依倚。兒將隨姑往。紡績以供婦職。庶可以慰楊郎於地下。母與姑皆不聽其往。母送姑出門。語絮絮。家人皆隨。兩嫗聽話。欵曲移時。歸女闔寢扉。自縊絕矣。顏色如生。其衣皆易名爲玉英云。

重縫綉結不可解。事在明萬曆十四年八月十五日。三偉死于七月十五日。縣令高捷表其門。易名爲玉英云。

敘次烈女當年情事。委婉回環。如畫如話。使人讀之。忽而興。悲忽而起。敬李習之楊烈婦高愍女等篇。差堪伯仲。

三節婦傳

富貴福澤。人之所甚願也。富貴福澤而至於奕
葉蟬聯。尤人之所甚願而不易有者也。窮苦憂
患。人之所甚惡也。窮苦憂患至於遞乘而狎至。
尤人之所甚惡而不欲有者也。然富貴福澤而
又奕葉蟬聯於。是人之所不易有者。或有之矣。
窮苦憂患遞乘而狎至於。是人之所不欲有者。
又或有之矣。彼富貴福澤而極於薰天炙手之
勢。或德不足以當其福。三數傳後。名湮沒而無

聞者不知其幾而窮苦憂患歷試而其遇彌困其志彌堅幽貞苦節萃於一家而傳之當世彙之簡編爲人之所歎慕而景行而其事乃在於編。疇。裙。襦。之。間。尤。爲。人。世。之。所。希。覲。而。可。傳。如。青。郡。張。氏。之。胡。徐。王。三。節。婦。是。矣。胡。氏。嫁。益。都。東。關。民。張。世。勲。爲。妻。生。子。永。升。而。世。勲。死。胡。氏。年。三。十。七。歲。而。寡。爲。子。永。升。娶。婦。徐。氏。生。子。登。甫。六。歲。而。永。升。死。徐。氏。年。二。十。四。歲。而。寡。兩。嫠。撫。一。孤。兒。又。爲。娶。妻。王。氏。而。登。又。無。子。死。王。氏。

年方二十七歲而寡嗟夫不知彼蒼何憾於張氏而奪其三世之孤使彼三孀者若哀猿啼鵲聚哭一堂視其家則蓬門華竇也問其業則嚙糠衣鶉也胡氏事姑以孝聞而徐氏之孝如其姑王氏事兩孀姑而一如其兩姑之孝三人者矢志相依淒風苦雨破屋漏舟值明季天崩地陷滄海橫流之日雖累葉簪纓之家鮮不震掉竄易以喪其所守而三人百折不回九死靡他計其先後五六十年來如歷冬而不見一春常

夜而不獲。一旦竟以填海移山之志爲存亡續絕之謀。如君薨世子殂。而其家相宗臣。深謀秘計。以嬰杵之智。竭張陸之忠。匿山蹈海。旁搜遠繼。以存吾君一綫之血。亂仍過繼其族子德脩。以爲後。迄於今。徐氏先殂。胡氏年九十餘。殂獨王氏存耳。使德脩而仍爲商爲農。以世其業。則三孀者又未必有聞於世。而天之所以報之者。亦汶汶而弗彰矣。王氏竟督德脩以儒業。而德脩亦潔行誦讀。有聲庠序間。是天之所以報三

孀者。固未有艾也。嗟夫六十年中。吾郡鍾鳴鼎食之族。大半歸於白衣蒼狗之變幻。而三孀者自臬司而下。皆具綽楔以表其里。如沍寒之遇陽春。永夜之值初旭。則是富貴福澤之沒沒。有不如窮愁憂患之幽貞苦節。歷久而彌芳也。德脩手其行畧。稽首以請曰。先生但成一文存之。集中。使有聞於世。則長逝者可以不朽。生存者可以自慰。則是以予之文。果足以傳其親也。因不辭而傳其事。以俟采風者之紀錄焉。

三石集卷三
以議論爲序事自史遷伯夷傳脫化而文氣
纏綿往復百折不窮其序述三孀情事覺淒
風苦雨一時橫集筆端

查氏家世序述

查生緒成爲吾友野生之子自述其始祖以下
勲伐乞予文之以傳遠歲踰再週數請無倦容
予畧爲之排纘其遺事以備郡乘之采錄云生
始祖名勝爲鳳陽定遠人明高皇帝初起卽隸
常開平戲下從攻采石面中三矢稍刺其項者
三戰益力斬級四十二從征僞漢僭吳兩國及
轉戰丹陽先登陷陣爲多計功七十封千戶食
邑于齊河屯莊三十六處勝生瑤以謹厚聞瑤

生雄隨文皇北征持四十斤銅簡戴鐵兜牟大呼橫擊敵人望風碎易時號銅簡將論功封青州指揮僉事世襲明威將軍雄以下二世逸其名六傳有懋中者都閩鄖陽好詩賦梓唐律千首行世至八世有世顯者乃生之大王父爲人雄武自喜美髭髯年十八出守邊亭值靈雨牆堡傾圯率軍役三千脩補而經略洪公承疇借役營私不與洪公怒使人持錐驗所築堅不可入因嘉其功更加禮焉常出行遇雉經者救之

甦其人曰我求死不得爾何爲者問故其人止一女典于豪家爲婢期滿而不令贖公至其家立令贖還其人畱女給使一年爲報公麾之去而不問其姓名後征白蓮教以功最幕府凡守邊治屯皆著勲勞所得俸以其半分胞弟世英一日出吊中途遣人取素布服母問故曰吾衣綺紈而弟粗縵甚不愜母乃爲弟制輕紈以被之公乃喜母卒居苦茨有一婢出門笑語立殺之遂惋恨譖語晝夜不輟謂其弟曰丈夫當以

王事死疆場馬革裹尸還葬乃顛仆兒女子手中乎乃棄產遁入大澤山自識年餘病愈歸里整頓舊業復完好如初繼娶任氏生子野生卽生父也乃聘明藩新樂王之女爲婦曰余少子孤穉願以相託時年四十八病革見白蓮妖人滿室遂令任氏對繼而卒野生年始三歲有一妹八月爲嫂崔氏扼殺其兄又以鐵椎擊程媪程媪野生乳母也負野生逃匿新樂府中年十歲出就外傳聞人言其家世卽涕淚自奮燃條

香代燈誦讀不輟及長舌耕于嶼山之側食餼于莒時

大清定鼎燕京繼而那顏頤政搜戮明宗室野生妻母許氏及其孫女朱氏皆投止野生家而新樂諸王子已變服爲僧潛踪往來待之如平時嘗誦其妻弟金陵懷古詩有六代蕭條黃葉寺五更風雨白門鐘及抔土當年誰敢盜于今伐盡孝陵松之句輒嗚咽者久之野生頽而長少美丰儀兩有以色挑者皆峻拒聞讌客有妓

樂卽返走好作顛書爲人書白箒揮毫如飛遇其所不願強之不能得一字性篤交遊重然諾所遊處皆一時英俊以授徒終其身介然自持晚乃結茅康浪水側所居僅蔽風雨妻故王家女工織紵鬻手自給子緒成今亦爲諸生好談鈐韜星緯家言有列祖風授徒養母寄居于吾邑云

論曰查氏以才武起行陣爵延于世爲青郡望姓豈不偉哉及時移勢易而猶能以儒術守先澤亦云幸矣然舊業蕩析授經糊口而妻子不免飢寒其困阨抑又甚矣嗟乎彼中山開平勲伐塞天地而其後裔降爲傭隸又何憾于查氏哉。

此文全用龍門世家法故佳震川與安伯世家則近廬陵五代列傳矣

題安期生食巨棗圖

丁丑夏五予寄書杞園云予齒屆七袞欲作安期生食巨棗圖以自娛惜時無妙手及予生辰杞園遣平頭持新繪一圖寄我縹緲秀動如陟三神山親覩千歲公眉頰予報杞園札乞其裝潢便足已發自思札中語竟若爲予寫照不覺撫掌失笑老人顛倒錯誤遂至此耶抑妙画之恂悅移我情也予生平無外交晚年惟與漁村柴村及杞園以詩文相郵置獨是吾四人皆老

矣。漁村柴村去予家二百里。杞園去予家百餘里。不能常聚。偶聚矣。如萍散絮飛。不能少留。天既生我四人。共此分野之內。使相去或三四十里。或五六十里。雖以衰蹇如予者。花下小車。雪中欵段。亦將扶病造廬。尚羊於筆牀茶竈之間。以消契濶。乃山川修阻。良晤實難。但以數行相往復。漁村柴村許以明歲過我晚讀堂。爲數日之談。而杞園亦言秋冬之際。當驅蹇相訪。真覺饑思瑤柱。渴望江梅矣。陰雨甚。無事書此。以寄此也。

筆意若有若無。如画遠山。

杞園使吾兩家子孫見之。知我輩暮年交情如

張氏家乘跋

予幼少時卽聞渠丘有三張先生風流文采藉甚一時及壯得交張子杞園蔭藉清華弘覽博物君子也迨久與之處知其敦內行篤交誼表揚先德乞當世名公誌傳哀誄之言爲一家良史煌煌乎盛哉常怪杞園以用世之才而不欲自見於世蓋其先世所遺之田園廬舍東臯河渚之間菽稻種秫有以自給而無求於人而寶墨樓皮書數萬卷出則投編贈紵入則與諸郎

發篋陳書著述滿家。又以餘力精於篆籀圖繪之間。相與消閒娛老。而不欲於帖括爭尺寸之進。夫亦有足以自樂於此。而其微意或非世人所得而窺也。則其先君子之澤固未有艾也。與一氣折旋尺幅中有漢人之雄。

書先府君墓表後

丁丑仲春予遣兒質至諸之西郊求李渭清先生表先人之墓。家貧不能脩腆儀。但具端石素縑以贄先生。不以菲薄辭許。以來歲成文。予東向稽首謝念昔人之於文。有求之數年而始得者。予喜其諾而不敢嫌其遲也。自春徂冬數月。內腸如轆轤轉。因老病侵尋。恐一旦溘先朝露。以不得生見先生之文爲憾。迨歲聿云暮。予以書報先生曰。霜露旣除。陽和方布。轉瞬卽屬來。

王確集卷三
歲矣。然猶未敢訟言乞其文也。予家去先生舍
往返五百里。戊寅春暮。予再遣使而後得之。其
文悲痛沉鬱。可通九幽。三十餘年交。諒於斯爲
不負矣。今人朝投幣暮索文。如日中之賈。操錢
搏貨。不特簡賤夫文也。其慢易其親也。不已甚
乎。嗟乎。倫常之尊。文章之貴。遲回鄭重之情。非
曉人烏足以語此。

書張昆詒大令手牘後

吾之文未必工也。譽言至而色喜。則若真以爲
工矣。吾之文未必其不工也。毀言至而色沮。則
若真以爲不工矣。是工不工。不係乎文。係乎人
之毀譽而已。然使其人果能操衡量古今之識。
其於人之文也。如指掌。如列眉。如圭測景。而鑑
照形。則毀譽之來也。無乃忤然有動於中者乎。
是非動乎毀譽也。動乎毀譽之人也。雖然。吾之
文既自信其不工矣。而不虞之譽。尤當審慎以

求其所安。海寧張昆詒先生固世之所謂能文章者也。予素未識其人，一旦以手札寄予，歷數五十餘年作者前推徐巨源、侯朝宗，後則魏叔子、李杲堂，而以予廁四子之間，爲五焉。噫！是以予文爲工矣，過情之譽予，滋媿矣。杲堂之文予不多見，若巨源之疎暢、朝宗之雄肆、叔子之深刻，予嘗欲取其長以自益，譬如竊旦施之貌，以爲妍，藉資育之力以爲勇，而竟不可得，無他，其質殊也。予素拙於言，胸所了了，啓口輒踈及擗。

管爲文，則無不達之意，情事險仄，頗能曲折，以赴之，覺於諸子稍有片長耳。頃柴村老人過予，曰：子之文勝於詩，予笑而不答。譬之飲水，冷暖自知而已。何也？予之文固自信其不工者也。

附張昆詒手牘

曾裕束髮時從周櫟園藏弄集中見先生尺牘，內有論離騷一段，最得古人情事。此時裕雖未知古文胸中已隱隱有一山東安先生矣。嗣後稍稍識字，願得益友，海內名人其慕先生益甚。戊午後往來齊魯道上，輒慨然思親見乎先生及倖一第，需次山中，頗多暇日。刻意學古文詞，竊見世之翕然共稱某某負詩名者，某某負古文名者，私心自計，以余年之力當大過之。然性復嗜奕，嗜山水，每多荒

廢時日以故學未成而輒罷一行作吏案牘
為勞此事度置久矣忽一日張生敦仁手持
一卷示裕曰此我壽光安先生集也裕大喜
且叫雞三號不少休於是俯仰太息自恨其
不如也蓋古文之敝久矣向之剽掠字句以
妄希秦漢者勿論邇年以來皆知由荆川震
川以上溯歐會矣而性靈不存徒規腔調究
亦與偽秦漢者同腐耳余小子竊嘗謂文無
古今止論真偽其流自胸臆者必真真者必
傳其出自摹倣者必偽偽者必不傳先生文
大槩得力廬陵而絕無比擬皮毛之迹萬年
橋碑等作則又直追昌黎矣然試與昌黎比
衡曾有一句一字腔調相襲否乎我朝五十
餘年如先生者真不易得以裕所知所見新
建徐巨源商丘侯朝宗寧都魏叔子鄞縣李
杲堂併先生而五耳又聞樂安李織齋夙昔
與先生齊名裕近索其遺文讀之亦秦漢亦

六朝亦唐宋一篇之中時時襍出老泉不云
乎非不善也襍之則不善也其視先生則大
有間矣臨胸北去壽光僅八十里朝發而夕
至見先生上文急欲造先生廬一瞻先生丰采
與先生上下議論又復自思先生介節近今
所罕余即去恐疑小子為俗吏未必肯見且
余小子之欲見先生何為也哉慕其文願見
其人而流俗不知或疑為越境上交者有之
以是逡巡未即果然而二十年向往之私終
勿能自已也夫未同而言賢士所譏裕與先
生所闕然未識者顏面耳若其神則固已相
通矣先生意中即不必有裕而裕之敬愛先
生則固已久矣似不得與未同者比故敢以
書陳亦欲使先生知海內有此嚮往之慕四
云爾梅花一軸元人筆也聊志清德之慕四
月八日曾裕頓首

書箕贈張昆詒先生詩後

海寧張昆詒先生博雅君子也治胸邑三年以廉惠稱適見予所作文字謬爲推獎欲顧我於村居予不敢當命兒箕報謝作一詩書箠爲贄有殘冬匹馬駢門路蒼茫風雪壓雙肩之句予笑謂箕曰詩語勢直偏昌黎其如景事不稱何時冬日久旱正無片雲值予舊恙復作因循近月不能往而雪作矣予謂箕曰快雪時晴子束裝南去委粟大峴諸峯玉笋叅錯子策馬於千

王確集卷三
三
岩萬壑中以踐子之詩意可乎。箕去時晴色甚佳。及歸途而雪又暴作。自胸至劇。七十里。六花撲面。雲海茫茫。數武不辨。村莊抵舍已深一尺矣。曛黑扣門。翻着羊裘。雪水淋漓。衣履沾濕。予命婢烘爐熾炭。急以巨觥沃之。追憶前詩。相與撫掌一笑也。

似坡公

與張昆詒

張道普仔回賤恙復作伏枕者十餘日。意緒忽忽。中草勅文字一首。以荅貴治人士乞言之誠。並致遠夙昔仰止之意。近代壽文。惟震川最富。然短篇單幅。略不用意。而姿態生動。以老父母之文之人。真近今所難覩。恨筆力疲。茶不足以發之也。頃來熟讀佳章。自行自止。直吐胸臆。卽於唐宋名賢。尙不肯依傍一語。無論近代歸茅諸家矣。僭爲評語。以附不朽千秋大業。尙有異

地同心者又何患吾道之孤乎弟嬾與病會二十年不出里門晚年以詩文郵筒相質者在諸城則有李君渭清安丘則有張君杞園渭清詩文流傳已久杞園性好交遊間歲必一往吳越案頭偶有其半部彙或語集二種其文雅飭能成一家言附便呈覽知青郡尚有吾三人衰廢如弟尚有友二人也又兒子箕年踰三十寥落名場好爲六朝及初唐人文肥腸滿腦亦且任之今奉去詩賦二種以贄於大賢之前容弟藥餌稍閒令之往叩門牆以酬知我之誼也

又

弟自九月二十二日舊恙復作昏憤譫語不知人者盡一日夜乃醒展轉牀褥日日從事藥籠及體中稍能平善俯仰之間遂及冬深矣三年以來纏綿生死轆轤劫中不知何時可了比日稍勝筆墨作得雜言數首名曰螿音自念根器淺鈍于無生之旨未能透徹宗門而於罣碍恐怖二端稍能驅遣恐只是愚人無心肝耳今仍

王磻集卷三
三
作文字觀以求正門下。悠悠世路誰堪告語。昔
惟櫟下。今得容軒弟。亦可以釋仲翔之憾矣。弟
有三男子。寢食筆硯。刻不能離者。惟有箕兒。月
來加減參苓。不能速往受教。弟恙小瘥。今使之
晉叩函丈。一縑一扇。聊當束脩。並其所作時執
數首。俯受繩削。功名進取。猶其末務。但得從事
于大君子之門。得命有聞于世。使人謂某人之
子。受教于某先生。則師友淵源。未必不爲異日
一段佳話也。
寒暄常語自不可及

與龐雪嵯

七十三歲老人。寄一字於四千里外。目斷炎天。
與雁俱遠矣。老病因循。合併無期。異日先生倘
持節來撫二東。兒輩得託庇宇下。亦未可知也。
去歲孟葛遠。貺旣承錫類之恩。復損賢守之俸。
雅誼沒世不忘矣。漁村先生于今歲六月。厭世
病中。託弟誌其墓石。已勉爲之。敬繕寫呈正。其
詩文板若刻完。閩中紙墨頗賤。或就彼處印刷。
數百部。流傳人間。亦見先生不忘死友之誼。所

遺雙雛呱呱。而其猶子又不解文字。刻板寄來。易于散失。不如畱在先生處爲安也。弟所作墓誌。所刻附于集末。以見朋友之情。諸名公集多有如此者。亦不以爲贅也。聞先生文集梓成新。詩續刻者。統望順風郵寄山川綿邈。一函維艱。不知何日可達也。懇賜報章。以慰懸眸。庚辰重陽後二日。

此書酷似震川

與李漁村

閩裝得似粵裝否。風雪抵舍繡襦。嬌雛啼笑。皆佳掌中膝上。定應解喚阿爺矣。弟於九月廿二日。舊恙復作。昏憤譫語。不知人者。一晝夜。方甦。三年以來。纏綿生死劫中。百念俱已放下。病中惟刻刻慮及先人墓表。春初業蒙先生慨諾。倘一氣不屬。六十年惇惇孤兒。旣不能爲先人邀一命之榮。而先人之純孝篤行。潔修好學。輿論傳之。邑乘載之。謏陋如不孝。又蒙大人長者不

棄其孤露而辱收之交遊之末不能乞其一言以光泉壤則沒齒之憾無窮矣。春首和暖望先生以片刻餘暇推錫類之恩表揚數語以勒貞砥則鉅公鴻文榮于龍章之錫而不孝亦得藉手以報先人于地下矣。

又

先人墓表業已勒石但書法粗拙有玷高文耳敬搦一紙上呈謹東向九頓謝歲中兩晤杞園兄知先生於四月中又產一麟真可謂老蚌雙

珠矣弟聞之爲之雀躍者三拙疾纏綿六年今來稍覺平善不知於世間尙有幾年活而衰病之餘不能自閒方欲纂集青郡名山先賢遺聞三志又以見聞謏陋架少藏書終恐貽譏博雅而青郡之山莫繁于貴邑先生以康樂柳州之筆生長千巖萬壑之中搜奇表異題詠必多可令侍者盡爲錄寄則小集借光不淺矣。閩使不知以何日回引領大集有同飢渴有新著亦望見賜七十餘歲兩老人相隔三百里邈若各天

奈何奈何

表章先賢爲吾人第一要務而鄉閭之先賢尤所當急余近撰青州鄉賢傳略恨未見先生所纂集者補其不逮耳

與張杞園

前附丘學山使者致書想已達記室李將軍傳內誅趙應元一段尙欠詳妥容再詢之故老方可定本也敝縣志弟心衰目眊一任箕兒爲之學識淺陋恐不成佳書但不至如前志之舛譌庶不貽笑後賢耳蠶音一卷是去歲別後病中所作亦不敢託于昔賢曠達之旨世間道理原是如此只作尋常看便沒一些子事文字之工拙不必論能于道理不相侷背畱却讀書人本

來面目足矣。所尊兄細爲改定批評爲世人所指摘何若爲知己所訂正使世人指摘于死後不如令知己訂正于生前也。望之望之。

先生每一文成必命余是正余亦樂効丹鉛識之以見真正名士未有不虛懷善下者。

聖